

谜中谜

融天下传说 演世间诡奇

DISCOVERY NOVEL

天诛

CONDEMNATION

华语惊悚·悬疑·幻想书系第一品牌

你决不可错过的阅读体验!

主编说书:

天下霸唱《醉茶志怪》
讲述曹操盗墓传奇!



哥特童话女王:

苏想《最后的断章》
39种不同的恐怖……



文化悬疑第一人:

枕上晨钟《绝魂甬》
“肉彘”戚夫人的惊悚影

独家连载:

布萊姆·斯托克《德古拉之吻》

吸血惊悚四百年，史上最强吸血鬼小说。

华语惊悚·悬疑·幻想书系第一品牌

谜中迷·天诛

DISCOVERY NOVEL

CONDEMNATION

· 天下霸唱◎主编 ·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谜中谜：天诛 / 天下霸唱主编.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80251-767-7

I. ①谜…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6809号

Copyright © 2010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谜中谜：天诛

主 编 天下霸唱
责任编辑 雷燕青
策划编辑 邹和杰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印 张 18
字 数 302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767-7
定 价 1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卷首语

文 / 天下霸唱

咱哥们儿写文，图个什么啊？不就是图个风云际会吗！而今“天下霸唱”算是有了几分名气，出了几本还像样的书，得到了读者们的几分赞誉，似乎看上去功成名就的样子。可咱江湖儿女，若是能有那么几个文友能一起喝酒吃肉，岂不更好？恰巧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担任《谜中迷》系列MOOK书的主编，我也就应了下来。此乃第一辑，内容上堪称精彩纷呈，男女老少皆宜。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我期望在《谜中迷》中发表作品的兄弟姐妹们能成为那有劲的后浪。

本辑无论是文化悬疑第一人枕上晨钟携手妻子南诏无月推出的《绝魂甬》，还是新人符策小猫熊的《尸语新说》都是标准传奇佳作；而惊悚女王端舞的《魅影》和晋江网新人明月听风的《27刀迷案》都乃异情都市里的独到一笔；在杂志圈很活跃的阿碧丝小姑娘最新作品《阿叶婆》，推出了若干本实体书的晋江网超实力作者苏想拿出的《最后的断章》，无不是让人读后背后一寒的诡异佳作……

当然，除了以上提到的，悬疑名家紫龙晴川、幻想作者凌草夏，还有诸多潜力新人沉风、小者、焦松林、藏识、张璇、奶油龙井、紫哀茉莉，都献上了超实力作品。我这个主编在阅稿的同时，几乎是看到了那长江上翻滚的后浪正向我拍来。

最后，我们《谜中迷》独家连载栏目推出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来自爱尔兰的伟大作家布莱姆·斯托克的作品《德古拉之吻》，是不是觉得很给力呢？这可是堪称吸血鬼小说之王的作品，想必能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感谢我们的插图作者阙莹颖；感谢我们的封面设计师，来自天行健设计的董严飞；感谢我们的版式设计赵芝英；以上三位都参与了我的最新单行本《鬼吹灯之牧野诡事》的制作。最后还要感谢执行编辑邹和杰，没有他，估计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谜中迷·天诛》连影儿都没……

总之，我们的第一辑《谜中迷》MOOK书，就像是封面上那个婴儿，初入人间，带着霸气，也有几分忐忑和惊恐。但愿能够让你们喜欢，这样，《谜中迷》这个小婴儿才会茁壮成长。

现在，请尽情享受《谜中迷·天诛》带给你的全新阅读快感吧！



目 录

醉茶志怪

文/天下霸唱

灯灭不摸金

曹操墓被盗的新闻一出，各种民间有关曹操的传说又轮番在媒体上演了一遍。其中自然有曹操当年是个大盗墓贼的故事。世人所指盗掘古墓的盗墓贼为“发丘摸金之輩”，其中所提到的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二职皆出自曹操旗下，不过我的小说里除了这两个称号之外，其余的皆是杜撰虚构，小说中的“摸金校尉”与历史上的原型除了名称相同，再也没有其余的共同点。胡八一和胖子等人自称摸金校尉，但他们并非官盗，也不一定有军队的背景，在书中“摸金校尉”这个词，更多则是指一种需要遵守古老规则的技术，是一个神秘的流派，没有师徒的传承，只要掌握了“摸金”的特定技能，并且愿意遵守这些传统古老的守则，戴上了“摸金符”就算是“摸金校尉”了。这其中最出名的一条，莫过于“灯灭不摸金”。

“灯灭不摸金”是铁一般的守则，能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将盗墓者的生存概率增加到最大，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通过“灯”对于古墓中吉凶祸福的判断。“灯”即是指蜡烛，古墓为埋棺之所，中国古代的墓葬。对于“向”是很有

讲究的，不论是直接灌土填埋，还是黄肠题凑的木椁墓，抑或是寝殿式的地宫等结构，其轮廓多是见棱见线的，都与五行生克的原则相应。摸金校尉在放置棺槨的地宫中，首先要辨明东西南北的方位，于东南角点燃蜡烛。一是古墓里面阴森漆黑，能见度非常低，角落里支燃烧的蜡烛作为参照物，可以对身处的空间有种认知感；再者古墓多半是全封闭式结构，空气封闭难以流通，死者的尸体腐烂分解后，都会停留在墓室内，甚至渗透到了墓墙之中，经久不散，如果没有充分的氧气，蜡烛就无法燃烧，正常燃烧着的蜡烛，至少说明地宫中的空气质量，不会使人中毒。

东南角的蜡烛，从五行生克的角度来看，也有着一定的道理。古人认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万象，世间的一切，都离不开阴阳五行的属性。其中五行分别是指金、木、水、火、土，空间的方向也可以用五行来表示，东西南北中，各代表五行之一，东方是木，南方为火，在八门遁甲（又称奇门）中，东、南、东南这三个方位，都是凶门，蜡烛的火焰代表着“阳”，也暗示着生命，蜡烛在东南的位置熄灭，是一种大凶的预兆，摸金校尉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蜡烛熄灭了，就必须从原路返回。

数易宅主

民国时期石虎胡同有个蒙藏学校，相传该校为吴三桂旧址，即周延儒之宅，是京师四大凶宅之一，数易宅主，居者均不安宁。

某一年学校里掘土栽花，掘出很多蚰蚰罐，罐底都带着款识：有姑苏彩山窑常德盛制造的十一只，实际上是永乐年代制造；有淡园主人制造的、外青内紫者一只；有秋雨梧桐夜读轩制造者三十四只，是康熙年代制造；有赵子玉制、署名恭信主人的四只；署名西明公一只；署名古燕赵子玉制或造者有六十只，书制者比较精美；还有敬斋主人之盆一只，彩胜主人之盆二只，韵亭主人之盆一只，寄敬堂制者一只，清溪主人、珍香外史各一只。

这些罐子不知是何人所埋，听当地老人说，道光年间长安富贵人家斗虫之风极盛。今淡园等制造者流传尚多，而且有识虫名者，应该均为上品，但是不太古朴。大概当时是新制造的、特地收藏在地窖里的，为的是去除其火气，使之不伤虫。说康熙年制或许有之，说是永乐、宣德年间制品，我不太相信。又据说，贵人蓄虫，大体需要同一式样二十四罐，列于几案上，称为一掉，蓄虫多者竟有数

十百掉，当今此种风气已消竭很久了。

玩斗蟋蟀，自古就是我国民间一项甚为流行的活动，旧时装蟋蟀的罐子风格各异，根据做工、材质、大小等区别，价钱也大不一样。随着人们对于蟋蟀要求越来越高，其身价也与日俱增。别看一只小小的蟋蟀，要伺候好它，你还必须准备不少的用具，诸如“罐子、过笼、水槽、水牌、探筒、饭板”，等等。

这其中就以罐子为大件，就像人住的房子，最能体现出蚰蚰主人的身价。以前经常跑去一宫的花鸟鱼虫市场，在那里什么样的蟋蟀和蚰蚰罐都可以看的见，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喜欢以斗虫为乐趣，甚至押宝赌钱。一只蟋蟀上场，看其罐子就可对这蟋蟀的战斗力拿捏得八九不离十。七月中旬则有蚰蚰儿，贵者身价上千，有白麻头、黄麻头、蟹壳青、琵琶翅、梅花翅、竹节须之别，以其能战斗也。上等蟋蟀，均系主人不惜重金购得，名虫必用青白色泥罐贮之。蚰蚰罐有永乐官窑、赵子玉、淡园主人、静轩主人、红澄浆、白澄浆之别，那价格高得都快上天了。

蛇鹤相斗

我有个朋友，一年前被公司派到了福州驻地办事处去拓展业务。几天前忽然打来电话，说是回乡探亲，现已在市里，想小聚一下叙叙旧情，我欣然答应。在约好的饭店里见面的时候，特别激动，喜悦之情不以言表。席间与之谈笑风生很是高兴，当与他聊起那边当地的一些奇闻轶事的时候，朋友给我说起了一个这样的事情。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休息日，我这位朋友忙中得闲，驾车去福州的周边地方逛逛。半路上看到一座寺庙，寺名是“知觉寺”，看这庙宇应该是个有年代的古寺了，便顺路进去拜拜菩萨保个平安，然后游览一番。

他在大殿之上上过香后，起身想去后院游览游览，刚走出大殿之门，忽然转头看见大殿外走廊顶上少了一角，恰好听寺中僧人给人讲这事情，原来前段时间忽然有两只鹤飞来，筑巢在走廊顶部，但前几天这里下了一场暴雨，这雨一下就是两天两夜，而且是雷电交加，特别恐怖。夜里睡觉之时，忽听“咔嚓”一声巨响，也不知道是什么动静。转天早上出门才看见，原来是夜里落雷，把走廊顶角击碎了，鹤巢也没了。所以自打那以后，就一直没见过那两只鹤。

我朋友感到好奇，于是边游览边与那僧人攀谈起来。据那僧人称，这个寺院

素来多有白鹤飞临，听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师父说过，前些年这寺院外边的大松树上曾经飞来过一只鹤筑巢，那白鹤体型俊美，脚长喙尖，似仙物一般。某日，突然有一大蛇蜿蜒而至，那蛇身长几米有余，个头甚大，双目凶狠，满身蛇鳞泛着绿光，绕着松树缓缓而上想直入其巢食之。只见那鹤腾空飞起，在空中一边盘旋一边悲鸣，直至暮色降下。

围观僧人因惧怕被蛇咬到，所以未赶上前哄吓。见那大蛇还没有离开松树附近，那白鹤便远远的飞走了。次日早上见其又引两只鹤一起飞来，飞到松树附近时，看见那条大蛇盘成一盘正在休息，于是三只鹤振翅俯冲下来围攻。搏斗之时，那三只鹤发出了“咯楞咯楞”的愤怒之声以增士气。鹤群冲到地面上后，或用喙，或用爪攻击，撕裂那条大蛇，少时便展翅飞起，然后在次冲下，如此反复了很长时间，只见那条大蛇已经被鹤群裂为了三四段，分别散在地上，这时那三只鹤一同飞下，衔起了死蛇后就飞往远去了。

飞猿

记得以前看电视，古装剧里经常有服用“燕窝”的情节，只有大户人家才吃得起，那也不是论盆吃的，器皿很精致，顶多是一小碗。

吃燕窝之事从元代已有，而真正受到重视，还是大明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当时郑和的远洋船队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暴，停泊在马来群岛一个荒岛处，食物紧缺。无意中发现荒在断崖峭壁上的燕窝，于是命令部属采摘，洗净后用清水炖煮，用以充饥，没想到几天之后，船员个个脸色红润，中气充足，于是船队回国时带一些献给明成祖，成祖皇帝龙颜大悦，定为皇家御膳。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记载的数十种“上席菜单”中，名列首位的就是燕窝，据说乾隆几次下江南，每日清晨，御膳之前，必空腹吃冰糖燕窝粥，而慈禧太后最喜欢的三十多道御膳菜点中，用到燕窝的就有七样之多，由此可见其珍贵之处。

燕窝这东西，当然就是燕子的窝了，但这种燕子并不是在屋檐下筑巢的燕子。屋檐下的属于“家燕”，古时达观显贵们吃的“燕窝”，是由另一种“金丝雨燕”筑成。

相传南方沿海有种雨燕，啄海螺为食，留下筋结为燕巢，它们可以衔巢飞过汪洋大海，疲倦了就用其漂浮在海上歇息，人们通常分季节拾取，据称服之可得上寿，但数量很少，被视为燕窝中的珍品，非常名贵，在古代是朝廷的贡品。

这类燕窝最为集中之地是海岛中的悬岩深洞，洞口掩藏在高不可攀的峭壁上，周围是滚滚的波涛，上面是蓝天白云，那都是人之足力和绳竿难以触及的所在，身手再矫捷的人也爬不上去。有的采集者就想了个法子，蓄养善解人意的小猿猴，经过反复训练，做一个小布袋系于猿背，放出去让它爬树蹬岩，上下跳跃，剥去燕窝塞在袋中，称为“飞猿”。

飞猿采集燕窝一般要三五天才能往返，要提前将果子糕饼给它塞在袋中，使它远出不饥。如果是蠢笨的猿猴，出去攀到燕洞中剥下几片燕窝即回，回来倾倒布袋一看，燕窝很少，倒是它在路上自己采摘的果子装了很多，而聪明的猿猴则懂得多摘燕窝，塞满布袋后速去速回，如此往返数次，采得又快又好，使主人获利丰厚。但这种通人性的“飞猿”，本身价值也高，往往要数百两银子才能买到一只。

天冻

神农架山高林深，自古以来即是人烟少而野兽多。别看人少，籍贯和成分却很复杂，因为神农架本身就位于三省五县交界之地，所以当地老乡中陕鄂川人皆有，主要以打猎、采药为生，解放后兴建林场，大批部队转业军人落户于此，还有打外地招募来的伐木工人，以及从城里到山区插队的知青。

人多就容易出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四个男知青在林场子守夜，刚刚睡下，忽听一个震雷从半空中落下。顿时把四个人都惊醒了，就见有个火球从顶棚的缝隙里钻了进来，转眼就不见了，好像那道雷电正击在屋顶上，随后雷声如炸，一个接着一个，听声音都落在屋顶附近，雷火就绕着屋子打转，四个人吓得脸都白了，全躲到床底下不敢往外跑。

遇上这种事难免往坏处去想，更容易疑神疑鬼，有人就说：“咱四个人里，肯定有一个人做了坏事，恐怕过不去今天晚上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干脆自己走出去让雷劈了，可别连累了别的兄弟。”

当时就有一个知青哭了，他说：“我家就我一个儿子，老娘有病在身，常年离不开人照顾，所以我瞒着大伙给支书送了两条红牡丹香烟，还有几包义利食品厂生产的巧克力豆，让他给我搞了一个回城的指标，把本该回城的那个人挤掉了。”

这一开上头，其余三人也都跟着说了，毕竟人无完人，谁能真正做到问心无

愧？但他们无法判断究竟是谁该遭受天谴，只好决定逐个往外跑，等到最后一个人刚刚跑出来，房屋就被雷电击中了，屋角崩塌了一大片，砖瓦都被烧得焦糊，房檐里有条擗面杖粗细的大蛇，周身红纹斑斓。

知青们在山里也听说过妖物躲避天诛的传言，这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连忙抄起铲撬上前击打。谁知那条蛇断成数节之后，竟像蚯蚓一般，每节都有知觉，还能分别爬行，聚拢起来又成一体，他们只好用火去烧，却意外引起了山火，火借风势，越烧越大，几乎将整个“3号林场”全部焚毁。

深山老林里稀奇古怪的生物很多，据当地人说，还真有种“千脚蛇”，别称“碎蛇”，分开为虫，合则为蛇，但从来没人抓到过活的，死的也没有。有人认为碎蛇的真身，也许是那山里某种体型巨大的蚯蚓，不过蚯蚓又怎么能够在断开之后重新复合呢？看来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绝魂角

文 / 枕上晨钟 南诏无月

绝魂角

这个晚上对刘一刀来讲，又是一个不眠夜。

自从苏西“驴行”归来，这已经是刘一刀第六次失眠了。此前在他26年的人生轨迹中，他的失眠次数几乎为零，属于挨着枕头即着、打雷炮轰不醒的主。为此，他妈他姥姥逢人便说，如果专家能慧眼识英雄，提取刘一刀的血液组织研制保睡新药，说不定失眠患者早就绝迹了。

刘一刀本名叫刘守财，因为觉得真名俗不可耐，便自己取了个酷酷的网名叫“刘一刀”，自认有点“一刀毙命”的狠劲。刘一刀在网上混迹多年，胡吹瞎侃的同时难免就有了三两知己，说好听是志同道合，说不好听了就是臭味相投。反正刘一刀、田鸡、麻蛇外加一潮女乔薇薇自愿组成了四人同城驴友团，绰号“F4”，不过网友多称其组织为“四人帮”。

那次苏西之行的目的地是江苏盱眙，据传那里有一座沉没三百多年的古城“泗州城”，还听说那座“水下庞贝城”中隐藏着明代第一陵——“三祖陵寝”。

然而，就在出发的当天早上，怪事竟一桩接着一桩地发生了。

先是田鸡家的大吊灯突然坠落险些砸到他的头顶，接着是麻蛇养了四年的黑猫无缘无故中毒死去，然后是乔薇薇的翡翠手镯突然从中间断开。

最后，就是四人一起乘坐的刘一刀的越野车爆胎。

对于爆胎事件，刘一刀一直觉得蹊跷，因为他前一天下午专门做过车检，还特意更换了全新的轮胎。当车子从家开出来时还是好好的，可是当麻蛇他们三人坐上来没多久，右后车胎竟突然爆裂。

当时他就有些担心，会不会这趟旅行不该去呢？

事后证明，他的担心并非多余。

本来他们以为这次的苏西之行会是一次探险之旅，甚至还梦想着会有盗墓得宝的机会，然而，事实让他们大失所望。

本以为泗州城是座水底城，谁知现场看到的却是一望无际的漫漫泥沙，只有一个身穿青衣的老道盘腿坐在沙上写字。

“真是败兴，还以为可以到水下探探古城找找宝藏什么的，哪知道就是一烂泥滩！就算弄来一百台起重机，没个十年八年的也休想把这些烂泥挖空啊！看来我这趟算白来喽。”

忽然，在沙上写字的老道停了下来，微微冷笑道：“自古‘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年轻人，没事别净想着天上掉馅儿饼。该你得的一分也少不了你的，不该得的就算得了也会招灾惹祸呀！”

“嘿，你这老家伙怎么说话呢？”田鸡恼羞成怒，抢上前去想对老道动粗，却被刘一刀和麻蛇双双拉住。

只听那老道哈哈大笑：“送你们几句话吧。”说着便抬起手中树枝，在沙上“刷刷刷”连写四行大字。

四人心中好奇，忍不住看那字迹，只见沙上写着：“祸来水不涌，命去干戈斧。妄做水下鬼，刀兵尘中土。”

老道头也不抬地说道：“好自为之。”

对于刘一刀来说，那次旅行最大的收获便是一块图纹奇特的瓦当。而他得到这块瓦当的过程竟也充满戏剧性。

当时，他们刚刚离开泗州城不久，正在一家农家乐饭店吃饭。店主家院内有棵一抱粗的李子树，长得比主人家的二层楼还高，上面零星挂了些紫红色的果子。老板好客，招呼他们自己上树摘果。

因为乔薇薇嚷着要吃新鲜李子，刘一刀便自告奋勇爬上树去。哪知摘来摘去他一个不留神竟从树冠上失脚掉落下来。

也算他命大，下落时随手一抓，便抓住了旁边屋檐下的一根木椽，在上演了一系列高难度惊险动作后，他终于爬上屋顶。可是由于用力过猛，上房的同时木椽顶端的一块圆形瓦当竟被他生生拽了下来。

等到刘一刀平安地从屋顶下来，他才不经意地看了看手中的瓦当。谁知不看则已，一看之下，他全部的注意力都被瓦当正中的那个图案吸引住了。

这是一个女人的图案，确切地说是一个跳舞女人的图案，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跳舞女人背影的图案。

尽管看不到女人的正脸，可是这女子长袖飞舞、腰肢伸展的背影却足以令人产生强烈的震撼心灵的美感。

不知为什么，从看到这舞女图案的那一刻起，刘一刀的视线就离不开她了。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的大脑完全进入空灵，他的眼中只有这女子曼妙的舞姿以及柔美的身段。

他入迷了。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身边的三个人六只眼全都直直地瞪着他，所有的眼睛里都写满极度的不可思议。

田鸡还伸出手在刘一刀眼前晃了一晃：“一刀，你傻了还是呆了？我们这么喊你你都听不见？”

“有吗？你们刚才喊我了？”刘一刀错愕地反问。

“当然叫啦，叫了足有一分钟！一刀，你刚才是不是中邪了？怎么喊你拉你你都没有反应？这破瓦片有什么稀罕的？你总看那破东西干吗？”乔薇薇咬牙切齿地说道。

“不会吧？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刘一刀更加迷惘。

而一直沉默的麻蛇却始终若有所思地审视着刘一刀，终于他说话了：“一刀，把瓦当给我看看好吗？”

刘一刀大方地一伸手：“看吧。”

麻蛇接过瓦当闷声不语地查看起来。不过与刚才刘一刀对着舞女图像两眼发直不同，麻蛇是把瓦当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反复摩挲翻看数遍，尤其是查看到瓦当内侧的时候，麻蛇几乎把整张脸都贴了上去，等他几分钟后抬起头来的时候，刘一刀发现他的眼神变得十分怪异。

看到最后，田鸡都给看得不耐烦了：“麻蛇，你是不是没吃饱啊，把这破瓦

片当烧饼了吧？你小心点，一会儿冷不丁咬上一口别把你门牙硌掉了！”

乔薇薇则充分发挥着女人的好奇心：“麻蛇，这破瓦片有什么稀奇呀？”

谜团

麻蛇本名麻强，就读于本市著名高校考古系，正读研二，人虽有些木讷，却学通古今。

麻蛇抬起头平静地回答：“这不是破瓦片，它有名字，叫瓦当。”

“瓦当？”乔薇薇鼓着眼吐舌头。

“是的。”麻蛇继续说，“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屋檐顶端的盖头瓦，俗称筒瓦头。它位于筒瓦之端，椽头之上，用来蔽饰屋檐口出头之木，古人通常叫它‘当’，也称‘瓦’，还有的叫它‘装’，它还有个别称，叫‘甬’。瓦当不仅有保护屋檐椽头免受风雨侵蚀的作用，它更凭借着上面美丽生动的图案文字来达到装饰和美化建筑物的艺术效果。可以说它既是一种实用品，同时又是一种艺术品。”

刘一刀这时突然问道：“可是，我记得我以往见过的瓦当都是兽头或者花纹图案啊，这类舞女的图案怎么以前没有见过呢？”

麻蛇答道：“不单是你没见过，我也没有见过，而且据我所知，史书上的记载也从没有过这方面的介绍。”

“这么说，这种图案从来没有在瓦当上使用过？”刘一刀吃惊地问道。

麻蛇忙道：“这我不敢说，可是至少在我见过的文献上没有提到过。我记得汉代以前的瓦当图案有动物形纹、云纹、文字纹还有没有花纹的素面纹瓦当。形状有半圆形和圆形两种。到了汉代，素面瓦当就很少了，多为动物、植物图案纹和云纹、文字纹，等等。北朝时流行佛教，还出现了莲花纹。而时下最常用的瓦当则以兽头纹和文字纹为主。”

“可是为什么这片瓦当上会出现舞女图案呢？”刘一刀追问。

麻蛇摇头：“我也不知啊！”

刘一刀因觉得这瓦当纹案怪异，便又跑到屋檐下抬头观看，以为可以再找到几块类似的瓦当，谁知其余的瓦当竟然全是兽头纹的。

刘一刀更感奇怪，便快步走到老板跟前问道：“老板，您家这栋房子盖的时间不长吧？”

“是啊，前年才盖好的，现在在村里都是数得着的。”老板一脸骄傲。

“那您还记得当时的瓦当是在哪儿买的吗？”刘一刀激动地问道。

“当然记得，就在东边老胡家买的呀，我们周围六个村儿盖房子都找他买，就他一家做呀。”

“是吗？老胡家怎么走？我想找他问个事儿。”刘一刀笑着说道。

老板爽朗地笑道：“想找老胡啊，走，我带你去。”

其余三人出于好奇，也一并跟着前去。

老胡正在家里忙着制瓦，见几人进门，有些错愕。

“大爷，您看看，这个瓦当您这儿还有吗？”刘一刀不等饭店老板介绍，便抢上前去掏出那片瓦当问道。

老胡只看了一眼，便果断地摇头：“这不是我这儿做的。”

“怎么可能呢？前年他们家盖房子就从你这儿买的呀。”刘一刀指着饭店老板急道。

“不是，绝对不是，我自己做的东西我还不认得吗？”

又是乘兴而来，失望而归。

刘一刀的眼神立刻黯淡下去。

突然，一道亮光重新在他眼中燃起，他马上追问饭店老板：“老板，会不会是当初盖房子的人把从别处取来的瓦当用在您家了？”

饭店老板苦笑着摇头：“不会的，不会的。”

“老板，要么您把那些人找来，我直接问问他们。”刘一刀焦急万分。

“不就一个瓦当吗？你又何必这么认真呢？”老板不解。

“不！这个瓦当对我非常重要，您一定要帮帮我，您现在把他们找来好不好？”刘一刀变得有些不可理喻。

饭店老板叹了口气：“你问不成了。”

“为什么？他们都不在吗？那我可以等。”

“不用等了。实话跟你说吧，当年给我房子上瓦的一共就3个人，其中一个在新房落成当天晚上在我家喝多了酒，走出去一头栽在阴沟里就再也沒起来。第二个是个毛头小伙子，烂赌鬼一个，结果赌输了钱把赢钱的人给捅死了，去年秋末枪毙的。还有一个更古怪，在给我盖完房子后没几天就失踪了，村里村外找了好些天，都没有踪影。直到现在还是音讯皆无啊！可怜他老婆当时肚里还怀着娃